

最完整資料

吳晗批判全集

「輯自一九六五年至六十六年全年上海文匯報」

（第二輯）

目 錄

一、論海瑞	吳 哈	3
二、海瑞的故事	吳 哈	29
~~~~~*~*~*~~~~~*~*~*~~~~~*~*~*~~~~~		
三、用革命的辯證法徹底批判 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毒草	學 錄	47
四、『海瑞罵皇帝』和『海瑞罷官』 是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兩株大毒草	關 鋒 林 杰	59
五、『海瑞罷官』代表一種什麼 社會思潮？	方 求	99



S9003382



## 吳 晗

看過“三女搶板”（或生死牌）的人，大概都記得那個挺身出來反對豪強，救了兩家人性命的巡撫海瑞。這是民間流傳關於海瑞的許多故事中的一個。海瑞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

海瑞（公元一五一五至一五八七，明武宗正德十年——神宗萬曆十五年）是我國十六世紀有名的好官、清官，是深深得到廣大人民愛戴的言行一致的政治家。他站在農民和市民的立場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鬥爭了一生。

## 明 朝 人 論 海 瑞

爲了了解海瑞，讓我們先看看當時的人們是怎樣評論他的

總的評論是當時的人民說他好；當時的大地主說他不好。

但是，有點奇怪，反對海瑞的人中間，有不少人也還是不能不稱讚海瑞是好官，是清官，他是爲民的，想做好事，而且，也做了好事。

就明朝人的記載來看海瑞，梁云龍所作海瑞行狀，除了敘述他的清廉，爲百姓辦好事的政績以外，并說：

嗚呼！公之出、處、生、死，其關於國家氣運，吾不敢知。

其學士大夫之愛、憎、疑、信，吾亦不敢知。

第以公之微而家食燕私，顯而蒞官立朝，質諸其所著“嚴師教戒”，一一契卷，無毫髮假。孔子所謂強哉矯，而孟子所謂大丈夫乎！古今一真男子也。

論者概其性甘淡薄，有采薇之風，天挺忠貞，有扣馬之節，謂道似伯夷，信矣。然其視斯民由己飢寒，耻厥辟不爲堯舜，言動必則古昔，稱先王，蒞官必守祖宗成憲，挫折不磨，鼎鑊不避，卽伊尹奚讓？望之如泰山壁立，就之如春風太和，接談無疾言，無遽色，臨難無鬱氣，無忿容，竄楚子弟臧獲，亦不見其厲色嚴聲，卽柳下惠奚加？

特其質多由于天植，學未進于時中，臨事不無或過，而隘與不恭，蓋亦有焉。

全面地評價海瑞，指出海瑞是這樣一個人，言行一致，他的日常生活和政治作爲，和所著“嚴師教戒”文章對證，一一符合，沒有絲毫的假。是“強哉矯”，是大丈夫，是古往今來一個真男子。

他生活淡薄，性格忠貞，看到百姓的飢寒認爲是自己的過失，以他的皇帝不像堯舜那樣爲耻辱。一言一動都要說古代如何，先王如何。作官辦事則堅守祖宗朝的成法。不怕挫折，不怕犧牲。又嚴峻，又溫和，談話的時候，說得不太快，也不擺出一副難看面孔，遭遇危難也不表現那樣忿慨仰鬱。連打小孩、打奴婢，也看不到他的厲色嚴聲。

像伯夷，像伊尹，像柳下惠。

他的本性是天賦的，大概讀的書和當時人不大一樣，作事有時過了一些，窄了一些，以至有些不恭，這些毛病都是有的。

因爲海瑞是被攻擊漫罵，死在任上的，所以梁云龍很含蓄地說，這個人和時代的關係，他的出、處、生、死，和國家的關係如何，我不敢知道。學士大夫（封建統治階級）對他的愛、憎、疑、信，對他的評價到底怎樣，我也不敢知道。

梁云龍是海瑞的同鄉，海瑞侄女的兒子，和海瑞關係很深，作行狀時他在湖廣巡撫任上，最了解海瑞。對海瑞的評價大體上應該是可信的。

此外，王宏誨的海忠介公傳對海瑞也是大讚特讚的，但在末後又說上一句：“乃海公之砥節礪行，而縉紳（官僚地主階級）又多遺議，何也？”這樣的好官、清官，爲什麼官僚地主階級又多說他不好呢？是什麼道理呢？

王宏誨也是海瑞的同鄉，瓊州定安人。海瑞在批評皇帝坐牢以前，王宏誨正在北京，作翰林院庶吉士，海瑞去看他，托其料理後事，關係也很深。

這兩個人是海瑞的親戚、同鄉，也許會有人說他們有偏見。再看何喬遠所作海瑞傳，和李贄都是福建晉江人，他們的評價和梁云龍王宏誨是一致的。清修明史，對海瑞一般很稱讚，（王鴻緒明史稿和明史一樣）末後論斷，也說他：“意主于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用意是爲人民謀福利，但是有些偏差。汪有典的“史外”歌頌他的政績以後，又說他：當時以爲朝廷上的人懦弱無爲，都像婦人女子，把人罵苦了。有人恨極了，罵他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他還是不理會。

人民是愛戴海瑞的，他做了半年多應天巡撫（應天府今南京）。巡撫是皇帝派遣到地方，治理一個政區的行政長官，巡撫

有彈劾地方官吏之權，有指揮駐軍之權，權力很大。），罷職的時候，老百姓沿街哭著送別，有些人家還畫了他的像供在中堂裏。死在南京右都御史（中央監察機關的長官）任上的時候，百姓非常哀痛，市面停止了營業，送喪穿戴白色衣冠的行列，夾着江岸悼祭哀哭的百里不絕。

他晚年到南京作官，被御史（監察官）房寶彈劾，也就是在有典所引的十六字罪狀，引起了統治集團內部一部份青年知識份子的公憤，提出抗議，向皇帝寫信申救，吏部辦事進士顧允成、彭遵古、諸壽賢這三個人代表這一批人說：

南直隸提學御史房寶本論右都御史海瑞，大奸極詐，欺世盜名，誣聖自賢，損君辱國。……朝野聞之，無不切齒抱憤。……不意人間有不識廉耻二字如房寶者。

臣等自十餘歲時即聞海瑞之名，以爲當朝偉人，萬代瞻仰，真有望之如在天上，人不能及者。

瑞別歷撫仕，含辛茹苦，垂白之年，終不使廩有餘粟囊有贏金。

瑞巡撫南畿時，所至如烈火秋霜，搏擊豪強，則權勢斂迹，禁絕侵漁，則民困立蘇，興水利，議條鞭，一切善政，至今黃童白叟，皆雅道之。近日起用，海濱無不曰海都堂又起，轉相告語，喜見眉睫。

近在留都，禁絕饋送，裁革奢侈，躬先節儉，以至百僚，振風肅紀，遠近望之，隱然有虎豹在山之勢，英風勁氣，振江南庸庸之士風，而濯之以清冷之水者，其功安可誣也。

說他們在十幾歲時就知道海瑞是當代偉人，萬代瞻仰的人

物。海瑞作了多年大官，可是生活樸素，頭髮白了，沒剩什麼糧食，也沒剩什麼錢。作巡撫作爲像烈火，像秋霜，打擊豪強，有權勢的人安分了，禁絕貪污，老百姓可以喘一口氣了。興修水利，貫徹一條鞭新法，這些好事，到現在地方上的老老小小都還想念他。聽說海都堂又來了，人們互相告訴，非常喜歡。在南京，他禁止送禮，裁革奢侈，帶頭節儉，做出榜樣，整頓紀綱，遠近的人看着，有虎豹在山之勢，英風勁氣，像一股清冷的水，把江南庸庸碌碌的士風都改變了。這樣的功績，誰能抹殺？

房寰的攻擊海瑞，把朝野的人都氣壞了。想不到人世間有不識廉耻像房寰這樣的人！

據後來另一營救海瑞的徐常吉的揭發，彈劾海瑞的房寰是什麼人呢？官是提學御史（管教育的監察官），人呢？是個大貪污犯。海瑞看到南京官員作風拖拉，偷懶，很不像話，下決心整頓，依明太祖的規矩，把一個犯規的御史打了一頓。御史們怕極了，想法子要趕走這個厲害上司。房寰借出外考試學生的機會，讓兒子和親家大收賄賂，送錢多的就錄取，名聲極壞。怕海瑞彈劾，先下手爲強，就帶頭反對海瑞，造謠造得簡直不像話。

鄉官（退休居鄉的官僚）是反對海瑞的，因爲鄉官恨他爲百姓撐腰，強迫鄉官把侵佔的田地退還百姓。

大地主是反對海瑞的，因爲海瑞一輩子貫徹一條鞭法，依新法，徭役的編派，人丁居四分之一，田糧居四分之三，農民人口多，大地主田地多，這樣就減輕了貧農和中農的負擔，大地主佔地多，按地完糧，負擔自然相應加重了，這怎麼能不恨

？海瑞一輩子主張清丈，重新丈量田地，把大地主少報的隱瞞的田地都清查出來了，要按地納稅，這怎麼能不恨？

現任官員也不滿意海瑞，因為賦役銀兩實行官收官解以後，省去一道中間剝削，百姓雖然得些便益，衙門裏却少了一筆收入了，連北京的戶部（管稅收、財政的部）也很不高興。海瑞堅持“此事于各衙門人誠不利，于百姓則爲甚利。”至于禁止貪污，送禮，直接損害了現任官員們的利益，那就更不用說了。

從嘉靖（世宗）後期經隆慶（穆宗）到萬歷前期，從海瑞作官之時起，一直到死，這三十多年間，朝廷的首相是嚴嵩、徐階、李春芳、高拱、張居正等人，除了嚴嵩是個大奸臣，李春芳庸庸碌碌以外，其他三個都是有名的宰相，尤以張居正爲最。

嚴嵩不必說了，這個人是不會喜歡海瑞的，其他三個名相爲什麼也反對這個好官清官呢？

徐階是嚴嵩的政敵，是他指使一批中級官員把嚴家父子參倒的，是他取嚴嵩地位而代之的。因為搞垮嚴嵩，很得人心。嘉靖帝死後，他又代草遺詔（遺囑），革去嘉靖帝在位時一些弊政，名譽很好。但是，這人正是海瑞所反對的鄉愿，凡事調停，自居中間，逃避鬥爭，不肯批評人，遇風轉舵，作事圓滑，總留有後路，不肯負責任做好事，也怕壞事沾了邊，好比中藥裏的甘草，什麼病都可加上一味，治不好，也壞不了。正因為這樣，才能保住祿位，嚴嵩擠他不掉。也正因為這樣，官員們學了樣，成爲風氣。海瑞痛恨這種作風，曾經多次提出批評意見。

當海瑞因爲批評嘉靖帝坐牢的時候，嘉靖帝很生氣，遲疑了好久，和徐階商量，徐階說了些好話，算是保住了海瑞的生命。嘉靖帝死後，海瑞立刻被釋放，仍舊作戶部主事，不久調兵部，又改任尙書司丞（管皇帝符璽的官），大理寺丞（管審判的官）。公元一五六九年升南京右通政（管接受文件的官），外任爲應天巡撫。

徐階草遺詔改革弊政，是件好事，但是沒有和同官高拱商量，高拱很有意見。又有人彈劾高拱，高拱以爲是徐階指使的，便兩下裏結了仇。公元一五六七年有個御史彈劾徐階的兒子和弟弟都是大惡霸，有憑有據，海瑞沒有搞清楚，以爲是高拱指使，故意陷害，便和其他朝臣一樣，給皇帝寫信大罵高拱，要求把他罷斥。不久，高拱就免職了。以後又回來作首相，對海瑞當然痛恨。

徐階年紀太老，又得罪了當權的太監，一五六八年七月告老還鄉。上一年冬天海瑞到南京，一五六九年六月任應天巡撫。經過近兩年的調查研究，他明白自己偏聽偏信，徐階被彈劾的罪狀是確實的。徐家有田四十萬畝，是江南第一大地主，徐階的弟弟和兒子都是人民所痛恨的大惡霸，大部分田地都是侵佔老百姓的。他一上任就接到無數告徐家的狀子，便立刻下令退田。徐階也知道海瑞不好惹，勉強退出一部分，海瑞不滿意，親自寫信給徐階，一定要退出大半，才能結案。

徐階雖然很看重海瑞，但是強迫退田，刺痛了心，恨極了。家人作惡，都有罪證，案是翻不了的。千方百計，都想不出辦法，又忍不了這口氣。最後有人出主意，定下釜底抽薪之計，派人到北京，走新的當權太監的門路，又重賄給給事中（管

彈劾的官）嘉興人戴鳳翔，買他出頭彈劾海瑞。戴鳳翔家也是地主，親戚朋友中一些人正在怕海瑞強迫退田。這一來，內外夾攻，戴鳳翔彈劾海瑞支持老百姓，凌虐縉紳，形容老百姓像虎像狼，鄉官像魚像肉，被吃得很慘，“魚肉縉紳”的罪狀，加上有內綫作主，硬把海瑞趕出了巡撫衙門。

也正是海瑞任應天巡撫這一年，高拱在年底被召還入內閣（拜相），第二年升次相，一五七一年五月首相李春芳退休，高拱任首相。

一五七二年六月，高拱罷相，強居正任首相。

在徐階和高拱的政治鬥爭中，海瑞對這兩個人的看法是不正確的，對徐階祇看到他好的一面，對高拱呢，恰好相反，沒有看到他好的一面。許多年後，海瑞自編文集，在罵高拱的信後附記：“一時誤聽人言，二公心事均未的確。”改變了對兩人的看法，也承認了自己的錯誤。

一五七二年張居正作了首相，一直到一五八二年病死為止。

張居正是一五六七年二月入閣的。一五六九年海瑞在應天巡撫任上時，他在內閣中是第三名，對海瑞的行政措施不很贊成。雖然張居正在貫徹一條鞭法這一方面和海瑞一致，但是，用行政命令強迫鄉官退田，却不能同意。寫信給海瑞說：吳中不講三尺法已經很久了，你一下子要矯以繩墨，當然他們受不了，謠言沸騰，聽的人都弄糊塗了。底下說他不能幫什麼忙，很慚愧。意思是嫌海瑞太性急，太過火了。一五七七年張居正父親死了，按封建社會禮法，是必須辭官回家守孝的，他不肯放棄權位，叫人說通皇帝，照舊在朝辦事，叫做“奪情”。這

一來激怒了那些保衛封建禮法的正人君子們，認為是不孝，紛紛抗議。海瑞名氣大，又敢說敢爲，雖然遠在廣東瓊州，蘇州一帶的文人們却假造了海瑞反對張居正的彈劾信，到處流傳。到後來雖然查清楚和海瑞無關，張居正却也恨極了海瑞。有人建議重用海瑞，他都反對。

盡管如此，高拱對海瑞的評論說：海瑞做的事，說是都好，不對。說是都不好呢？也不對。對他那些過激的不近人情的地方，不加調停（糾正）是不好的。但是，要把他那些改革積弊、爲民作主的地方都改掉了，則尤其不可。張居正也說：“海剛峰（剛峰是海瑞的字）在吳，做的事情雖然有些過當，而其心則出于爲民。”

地主階級反對海瑞是當然的，例如何良俊，是華亭（松江）的大地主，父親是糧長，徐階的同鄉。本人是貢生，是個鄉官。他家大概也吃過海瑞的苦頭，對海瑞是有意見的，說海瑞性既偏執，又不能和人商量（不和大地主商量），喜自用。而且改革太快，所以失敗。不說他做的事情好不好，祇罵他搞快了。又說海瑞有些瘋顛，寡深識，缺少士大夫風度。說海瑞祇養得些刁詐之人（貧農、中農），至于數百爲群，闖門要索，要索不遂，肆行劫奪。若善良百姓（富農、地主），使之詐人，尙然不肯，況肯乘風生事乎！此風一起，士夫之家，不肯買田，不肯放債，善良之民，坐而待斃，則是愛之實陷之死也。怎能說是善政呢？幸虧海公轉任了，此風稍息，但是人心動搖，到今天還沒有安定下來。罵他搞糟了。

何良俊的四友齋叢說序文寫于一五六九年，正是海瑞任應天巡撫這一年。他寫的這幾條批評，按語氣應在一五七〇年和

七一年，書大概是這年以後刻的。他盡管站在大地主立場，罵了海瑞，但畢竟不能不說幾句公道話：“海剛峰不怕死，不要錢，真是鈔鈔一漢子！”又說：前年海剛峰來巡撫，遂一力開吳淞江，隆慶四年、五年（公元一五七〇、一五七一）皆有大水，不至病農，即開吳淞江之力也。非海公肯擔當，安能了此一大事哉！”松江一帶鄉官兼營工商業，海瑞要加以限制，何良俊認為“吾松士大夫工商不可謂不衆矣，民安得不貧哉！海剛峰欲爲之制數度量，亦未必可盡非。”

海瑞也還有幾個支持他的朋友，一個是一五六五年入閣的李春芳，第二年升次相，一五六八年任首相。海瑞疏浚吳淞江和救災等工作都曾得到李春芳的支持。另一個是朱衡，從任福建提學副使時，就很器重海瑞，後來作吏部侍郎（管銓敘官吏的副部長）推薦海瑞作興國知縣，戶部雲南司主事，到作了工部尚書（管建築工程的部長），還支持海瑞大搞水利。一個是陸光祖，海瑞從興國知縣內調，就是他當吏部文選司郎中（吏部的司長）時的事。

在海瑞閑居家鄉的時候，有些支持他的人，紛紛建議起用。這些人雖然不一定是他的朋友，但在事業上可以這樣說，是同情和崇敬海瑞的。

海瑞是同官僚地主作鬥爭的。既然如此，爲什麼官僚地主中又有人稱讚他呢？這一方面是由于海瑞在人民中間的威望，一方面也是由于海瑞的鬥爭究竟還沒有突破封建制度所能容許的限度。海瑞在主觀上和客觀上都還是忠君愛國的，所以何良俊說：“海剛峰之意無非爲民，爲民，爲朝廷也。”他和官僚地主有矛盾的一面，但也有一致的一面，因之，有些官僚地主

們在大罵，排擠，攻擊之後，也還是說海瑞一些好話。

## 鬥 爭 的 一 生

海瑞的一生是鬥爭的一生，他反對壞人壞事，不屈不撓，從不灰心喪氣，勇敢地把全生命投入戰鬥。

海瑞，廣東瓊山人。先世是軍人。祖父是舉人，作過知縣。父親是廩生，不大讀書也不大理家的浪子，在海瑞四歲時便死去了。叔伯四人都是舉人，其中一個中了進士，作過御史。

海瑞雖然出生在這樣一個官僚家庭。但家境并不好，祖上留下十多畝田地，光收些租子是不夠過活的。他母親謝氏生性剛直嚴肅，二十八歲死了丈夫，便自己撫育孤兒，做些針綫貼補過日子。教兒子讀孝經、大學、中庸這些書。兒子長大了，盡心找嚴厲通達的先生，督責功課很嚴格。

這樣，海瑞雖然出身于地主階級，但生活并不寬裕，和窮苦人民接觸的機會多，同情貧農、中農，對大地主有反感。另一面，他受了嚴格的封建教育，遵守封建禮法，在政治上也必然道往古，稱先王，維護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

他不是哲學家，但深受王陽明的影響。當時正是王學盛行的時代，師友中有不少人是王派學者。王學的要點除了主要方面是唯心主義以外，還有提倡知行合一、理論和行動一致的積極方面。海瑞也主張德行屬行，講學屬知，德行好的道理也會講得好，真實讀書的人也不肯棄身于小人，知和行決不是兩件事。因此，他一生最恨的是知和行不一致的人，這種人明知是好事而不敢做，明知是壞事而不敢反對，遇事站在中間，逃避

鬥爭，甚至脚踏兩頭船，一味講調停，和稀泥。這種人他叫作鄉愿，客氣一點叫甘草。在“鄉愿亂德”一文中說：“善處世則必鄉愿之爲而已。所稱賢士大夫，不免正道、鄉愿調停行之。鄉愿去大奸惡不甚遠。今人不爲大惡，必爲鄉愿，事在一時，毒流後世，鄉愿之害如此！”他以爲孟子之功，不在禹下，以惡鄉愿爲第一。到處揭露鄉愿的罪狀，在坐牢以前，去看同鄉翰林院庶吉士王宏誨，痛心地說：“現在醫國的祇一味甘草，處世的祇兩字鄉愿。”這時候當國的首相便是徐階。後來他在給徐階的兒子信裏也說：“尊翁以調停國手自許，然調停處得之者少，調停處失之者多。”

在“嚴師教戒”文章中，他指出批評的好處，要求批評，接受批評：“若人能攻我之病，我又能受人之攻，非義友耶？”自問自答，提出作人的標準，不白白活下去的意義：“有此生必求無忝此生，而後可無忝者。聖人我師，一一放而行之，非今所競躋巍科，陟臚仕之謂也。……入府縣而得錢易易焉，宮室妻女，無寧一動其心于此乎？昔有所操，今或爲惱惱者一易之乎？財帛世界，無能屹中流之砥乎？將言者而不能行，抑行前愧影，寢則愧衾，徒對人口語以自雄乎？質冕裳而有媚心焉？無能以義自亢乎？參之衣狐貉而有耻心焉，忘我之爲重乎？或疚中而氣餒焉，不能長江大河，若浩然而莫御矣乎？小有得則矜能，在人而忌，前有利達，不能無競心乎？諱己之疾，凡有所事，不免于私己乎？穹天地、亘古今而不顧者，終亦不然乎？夫人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德之難。于此有一焉，下虧爾影，上辱爾光矣。天以完節付汝，而汝不能以全體將之，亦奚顏以立于天地間耶？俯首索氣，縱其一舉，而終已于卿相之列

，天下爲之奔趨焉，無足齒也。嗚呼！瑞有一于此，不如此死！”大意是“人不要白活着，要照着聖人的話，一一學着做。不白活着并不是說要中高科，作大官。你到了府縣衙門，弄錢很容易，好房子，美麗的婦女，你會動心嗎？從前怎麼說的，會動搖嗎？錢財世界，你挺得住嗎？或者祇會說可不會做，白天看自己的影子，晚上在床上都覺得慚愧，祇會對人說空話充好人？看見大官想巴結，在穿狐皮袍子的人群中覺得自己寒儉，心虛氣餒，說的話不成氣派；小有成績便驕傲起來，別人做了順利的事，便想搶先；掩蓋自己的毛病，幹什麼都存私心；頂天立地的事業，想也不肯想，要知道沒錢不是毛病，沒德才是毛病！這些事祇要有這麼一條，便對不住自己，也對不住祖先！上天生你這個人是完全的，但是你把它弄殘缺了，毀了自己，你還有臉活在天地間嗎？做了這些事，即使作到卿相，天下人都爲你奔走，也是不值得的。唉！我要是犯了以上任何一條過錯，還不如死的好。”這是他在作縣學教諭時對學生的教約，此後幾十年，他的生活、行事都一一照着檢查自己，照着做，沒有一句話沒有做到。

他是個唯心主義者，認爲“君子之于天下，立己治人而已矣。立己治人孰爲之？心爲之，心自知之。若得失，心自致之。雖天下之理無微不彰。”在教學上學王陽明，把“訓蒙大意”作爲教育方針，在行政措施上，也採用了王陽明的保甲法。

中了舉人以後，作福建南平縣學教諭（校長），主張學校是師長教學生的地方，教師有教師的尊嚴，不該向上官磕頭。提學御史到學校來了，別的人都跪下，祇有他站在中間，像個筆架，以後得了外號，叫筆架博士。

升任浙江淳安知縣，反對大地主。

淳安山多地少，地方窮苦。地主往往有三四百畝的田產，却沒有分毫的稅，貧農收不到什麼糧食，却得出百十畝的稅差。由之富的愈富，窮的就更窮了。徭役也是十分繁重，每丁少的出一兩二錢銀子，多的要十幾兩。弄得“小民不勝，憔悴日甚。”解決的辦法是清丈，根據實有土地面積，重新規定賦役負擔；是均徭，均是按照負擔能力分配，按力量多少分配，沒有力量就不要負擔了。這樣，農民的負擔才減輕了些，地主們可不樂意了。

此外，他還做了不少事，改革了許多弊政。幾年後，他總結經驗，把這些措施編成一部書，叫作淳安政事。

特別傳誦一時的有兩件事。

一件是拿辦總督胡宗憲的公子。這位少爺路過淳安，作威作福，毆打驛吏。海瑞沒收他帶的大量銀子，還報告胡總督，此人冒充總督公子，胡非作爲，敗壞總督官聲。弄得胡宗憲哭笑不得，祇好自認倒霉。

一件是擋了都御史鄢懋卿的駕。鄢懋卿是嚴嵩的黨羽，以都御史奉命出來巡查鹽政，到處貪污勒索，還帶着小老婆，坐五彩輿，地方疲于供應。海瑞檢了鄢懋卿牌告上兩句照例官話，說淳安地方小，容不下都老爺的大駕。牌告說：“素性儉樸，不喜逢迎。”但是聽到你以前所到地方，鋪張供應，并不如此。怕是地方官賄張羅的緣故。一封信把鄢懋卿頂回去，繞道過去，不來嚴州了。

連總督、都御史都敢惹，海瑞的名聲逐漸傳開了。封建時代的老百姓是怕官的，更怕大官。如今居然有不怕大官，敢頂